



目 录

MU LU

001 | 观音垂泪

一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
心知为谁苦？

二 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
旧家儿女

三 天已许，甚不教、白头
生死鸳鸯浦

四 夕阳无语

五 算谢客烟中，湘妃江
上，未是断肠处

六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

七 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
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

八 相思树，流年度，无端
又被西风误

何处。

但本月十五，这个秘密已不是秘密。

苦恋乔婉婉十年之久的肖紫衿肖大侠，终于要在小青峰迎娶乔婉婉，并且发下武林贴，邀请武林同道前往道贺，痛饮喜酒。难怪肖紫衿如此高兴，他本是世家子弟，从小喜欢热闹排场，性子任性得很，跟随李相夷入四顾门后，以一身武功艺压群雄，身任三门主一职，更是风光绝伦。只是李相夷死后，乔婉婉数度自尽，他也消沉许多，随着年纪长大，行事也趋于稳重，不复当年任性，如今人到三十有四方才娶得美娇娘，无怪他心情欢喜，要大大地热闹一场。

十五那天，扁州小青峰百草坡，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想去的还是不想去的，大家统统都要给肖紫衿面子，云集百草坡野霞小筑，参与这对神仙眷侣的婚礼。

【一】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吉祥纹莲花楼里不住传出敲打之声，李莲花满头木屑，十分专注地把已修补好的木墙表面抛光，然后上一层清漆。这栋原本很宽

敞的木楼里此时满地木屑铁钉抹布，十分零乱。

窗外有鸟在叫，声音很是清脆。他看窗外的鸟，那是一只太平鸟，稍微停顿了一下便振翅飞走，秋深了，再过不久连鸟雀都罕见。

“李小花，快点快点。”有人搬了他的椅子坐在大门外，兴致盎然地在吃一只烤鸡，金黄香嫩的烤鸡在深秋日光下映得越发令人馋涎欲滴，何况那人还搬了李莲花的桌子出来，桌上放着一瓶十分有名的美酒，叫做“葡萄”。这搬了人家桌椅出来坐，桌上放了美酒却只倒进一个酒杯的恶客，当然就是江湖方氏的大公子方多病。莫小看他带来的这只烤鸡和这瓶葡萄美酒，那只烤鸡据说是雪山松鸡与芦花鸡之后代，用桑木慢火加蜜以及十数种神秘调料精心烤就，而那瓶美酒则是朝廷赠与方氏的自西域进贡来的贡品。方多病携带两样美味来看望老友，当然美酒和烤鸡都是进了他自己的肚子，他不过来借李莲花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而已。

“啊……”李莲花本在看鸟，闻言转过头来，很遗憾地看着那只已千疮百孔的烤鸡：“快要好了，我本已饿了，但看着你的鸡，突然又不饿了。”方多病对着鸡腿大咬一口，十分享受地问：“怎么不饿？”李莲花叹了口气：“你若是带来一只整鸡，那也罢了，这只鸡给搞得就跟狗啃的一样，让人哪里有心情……”方多病这次却不生气，笑嘻嘻地吃肉喝酒：“是么？我一早知道，李小花的话是万万不能信的。”李莲花又叹了口气：“你又

银饰物，却在鬓边插了朵白花。

这二人正是五日后将要成亲的“紫袍宣天”肖紫衿和李相夷的红颜知己乔婉婉，两人所拜的是李相夷的衣冠冢，并肩跪在衣冠冢面前，也已跪了半个时辰之久了。两人都未说话，只是静静看着那碑上“挚友李相夷之墓”七字，彼此出神。

“真快……已经十年了……”跪了许久，乔婉婉终于缓缓地道，“已经十年了。”她的面貌娴雅端庄，并非十分娇艳，却别有一份温婉素净之美，语调听不出是悲是喜，似是十分茫然。肖紫衿缓缓从坟前站了起来，振了振衣袍：“十年之中，你我之间，并未对不起他。”乔婉婉点了点头，却仍跪在李相夷坟前，垂眉闭目，不知在想些什么。肖紫衿伸手将她扶起，两人相依相伴，缓步走向野霞小筑，慢慢关了大门。

肖紫衿和李相夷相识在十二年前，那时候李相夷十六岁，他二十二。彼时笛飞声尚未组成金鸾盟，江湖安逸，他和李相夷，以及后来成为四顾门二门主的单孤刀三人结拜兄弟，时常游山玩水，饮酒比武，有过一段年少轻狂的岁月。而后笛飞声祸害江湖，李相夷非但武功了得，而且才智过人，在江湖中影响日大，他和单孤刀渐渐成了小兄弟的副手。几年后单孤刀在松林一战中战死，李相夷坠海失踪，风光一度的四顾门风流云散，其中无尽寂寥，个中滋味，除了他之外，又有谁知道……他扶着乔婉婉回到野霞小筑，屋中早已布置得喜气洋洋，张灯结彩，不若门外萧

古怪的睡法随处可见，听说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有人睡在蜘蛛网上，还有人把自己的刀倒插在地上，直接睡在刀尖上，也不知真的假的……

李莲花和方多病是在十一日乘方家的马车来的，所以睡在武林客栈天字一号房的床上——那房里本来有客，但是他先被方多病一手“立纸如刀”——把薄纸插入木桌的本事吓得魂飞魄散，而后拨起插入木桌的那张五十两银票跑得犹如兔子般快——方多病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人并非来参加肖紫衿的婚礼，不过是个路过扁州的客商。

武林客栈最好最舒适的房间共有四间，都号称天字一号。李莲花住了左边一间，李方多病住了左二，而右边第一间住的就是苏小慵，右边第二间住的正是赫赫有名的“乳燕神针”关河梦关侠医。方多病和李莲花是在吃饭的时候遇见苏小慵，而后结识关河梦的，虽然住在隔壁，方多病却觉得这位疾恶如仇的江湖俊彦对李莲花并无好感，这点让他好奇得很。

李莲花的房间里，此时四人正坐在一起喝酒。苏小慵换回女装之后并不十分娇美，个子高挑身材干瘪。方多病私心觉得她还是男装俊俏得多，无怪假扮男人像得很。关河梦英挺秀拔，只是不善言笑，为人十分认真严谨，和李莲花大大不同。

“李前辈，我在十五日前收下一个病人。”关河梦与李莲花结识之后一开口便要讨论医术，方多病十分耐心地听着，偷眼只

眼，苏小慵却道：“关大哥你又怎知李……李大哥他不曾以新鲜虎掌医好病人？李大哥是当世名医，虎掌虽有剧毒，说不定正是因为有剧毒，所以对某几种疯癫十分有效呢。”李莲花“啊”了一声，尚未附和，关河梦冷冷地道：“你可能确保病人服下天南星一定能够痊愈，绝不会死？”李莲花苦笑道：“不能。”关河梦“砰”的一声拍案而起，大怒道：“那你便是以病患试验药物，草菅人命！”

李莲花和方多病都吓了一跳，苏小慵叫了一声：“关大哥！”关河梦疾恶如仇性子耿直，脾气虽不甚好，对待病患却极有耐心，她也很少见他如此大怒，但以活人试药乃极其残忍恶毒之事，她也隐约明白。方多病打圆场陪笑脸：“服下剧毒也无妨，只要有人以至纯内力化解，不会有性命之忧，哈哈。”关河梦气极反笑：“这等功力世上几人方有？李相夷？笛飞声？少林元化掌门？”方多病正要辩说他家方而优方老爷子也有这等功力关河梦你竟敢看不起他家祖宗……李莲花已用一杯酒堵住他的嘴，微笑道：“我突然困了。”关河梦摔袖便起，拂然道：“告辞！”头也不回，拂袖而去。苏小慵看了李莲花一眼，顿了一顿，欲言又止，终是狠狠瞪了他一眼，追着关河梦出去。方多病差点被李莲花那杯酒呛死，好不容易喝下，怒道：“你干什么？”李莲花叹了口气：“我怕你再说下去，关少侠要拔剑杀人。”方多病揉了揉被酒呛得难受的喉咙，嘀咕了一声：“还不是你不懂装懂胡说八道，

花人极聪明，又是名震江湖的人物，却从未自视甚高，看他买馒头的模样，如何能认得出他是一位医术通神而又才智绝伦的奇人？

“今日已是十三。”方多病道，“再过两日，就是婚期。”

苏小慵呷了一口茶水：“乔姐姐真是令人羡慕，能和李相夷这样的奇人相遇，而后又有肖大侠这样的痴情男子守护，十年……”

她轻轻叹了口气，“是多么漫长的岁月，肖大侠从未离开过乔姐姐身边。”方多病奇道：“你认识那两个人？”苏小慵点了点头：“我和关大哥初八已经来到，上小青峰游玩的时候遇见了他们，他们正在给李相夷的衣冠冢上香。”李莲花微微一笑：“斯人已矣，活着的人只要过得好，死者就能安心，倒也不必如此执着。”苏小慵却道：“那不过是李大哥你自己的想法，江湖上还是有不少人说乔姐姐一女配二夫，说她心志不坚，移情别恋，再难听的我都听过。”她哼了一声，“李相夷已经死了十年了，凭什么女人就要为男人守活寡一辈子？乔姐姐又没有嫁给李相夷做妻子。”方多病插口道：“这骂人的人多半在嫉妒肖紫衿。”苏小慵愕然：“嫉妒？”方多病一本正经地道：“他心想：乔婉娩你会变心怎么不变到我这里来，竟变到肖紫衿那里去？你若变心嫁给了我，便是从良；嫁给了肖紫衿，就是荡妇。”苏小慵“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后又忍住：“你这话让肖大侠知道，定要打破你的头，他无比敬重乔姐姐。”方多病好奇：“怎么敬重？”苏小慵道：“肖

小气，当下从袖中取出一个如折扇大小的木盒：“这是兄弟的贺礼。”康惠荷好奇：“这是什么？”方多病也好奇得很，这木盒长约一尺，宽约两寸：“这里面是什么？筷子？”杨垂虹一笑打开木盒，只见木盒中光华闪烁，却是一支奇短奇窄的匕首，精钢匕首必是寒光闪烁，这匕首却焕发着一种奇异的粉红光泽，煞是好看。方多病看了一阵，突道：“小桃红！”杨垂虹点头，赞道：“方公子果然好眼光，这正是五十六年前‘天丝舞蝶’桃夫人的那支‘小桃红’！”龙赋婕颇为惊讶：“听说此匕斩金断玉，锋锐非常，更为可贵的是此匕所在之处，神兵之杀气可令蚊虫绝迹，猛兽避走，是防身神物。你从何处得来？”杨垂虹颇有自得之色：“‘小桃红’是兄弟偶然从当铺见得，重金买下。肖大侠于我有救命之恩，此匕赠与乔姑娘再合适不过。”

众人纷纷点头，当下相互询问贺礼。龙赋婕带的是一支凤钗，明珠为坠黄金镂就，十分昂贵，最珍贵之处是短短三寸来长的钗身上细细刻有陆游“钗头凤”那一阙词六十个字，字字清晰，笔法流畅，确是一件名品。几人啧啧称奇，心下却未免觉得新婚之际，这钗上刻这首词未免不吉，但此钗乃是古物，倒也难以苛求。康惠荷的贺礼是一盒胭脂，那胭脂颜色娇艳明媚，却是西域奇花所制，常用能够驻颜，又能当作金疮药使用，涂在创口之上颇有奇效。梁宋带来一副字画，乃是当代书法名家所写之“郎才女貌”四字。关河梦和苏小慵未带贺礼，方多病的贺礼却庸俗得多，乃

齐。入座的宾客已有五成，大多满带笑容，彼此拱手，“久仰久仰”、“恭喜恭喜”之声不绝于耳。

乔婉婉对镜梳妆，铜镜颜色昏黄光华黯淡，她缓缓描眉、点唇。镜中人依然如当年那般颜色，即使绘上浓妆亦不见增艳多少，只是容颜依旧，人事已非……嫁给肖紫衿……十年之前，纵然是最荒诞离奇的梦，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嫁给肖紫衿。

爱紫衿么？她问过自己很多次，十年前、八年前、六年前、四年前……一直到昨日深夜，爱紫衿么？昨夜梦见过他为她流的血，做过的事，却从未见他为她流的泪，醒过来以后静静地回想——真的，她只见过紫衿为自己流过的血，从未见他为自己流过泪，这个男人，一直拼命做着她的撑天之柱，其他的……从来不说，也不让她看见。

他和相夷不一样。爱相夷么？爱的，一直都爱……相夷很任性，高强的武功、出群的智慧、辉煌的功业，让他目空一切。他喜欢命令人，很会命令人……奇怪的是大家都觉得很服气，从来不讨厌……她也是一直被他命令着、安排着，去哪里、做什么事、在哪里等他……一直一直，听着相夷的指挥，信着他、等着他，一直等到永远等不到……但紫衿不同，紫衿永远不会指挥她必须做些什么……

只要她开口，他可以为她去死……

乔婉婉微微牵动了一下嘴角，那微笑未免见了几分凄凉之色，

比新娘还要明艳，却是何晓凤。

同桌之人都认得这位“武林第三美人”，见她突然来到，不免十分稀奇。靠近第七席的宾客纷纷回头，均在好奇这位“武林第三美人”究竟所为何事？只见她笑吟吟地看着李莲花，在他身边柳寒梅的空位坐下：“好久不见，别来无恙？”李莲花道：“别来无恙，何姑娘好。”何晓凤媚眼在李莲花脸上瞟来瞟去：“李楼主何等身份，怎能坐在次席？这肖大侠也太不讲道理，你到我那里坐，来。”李莲花温言道：“我坐这里就很好。”何晓凤嫣然一笑：“那么我坐在这里陪你。”同桌几人顿时心里悻悻这位“李楼主”不知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得江湖中身价最高之佳人的青睐，这位佳人年纪虽然大了那么一点，难伺候了那么一点，却也是千娇百媚……

正在这时，正席起了一阵喧哗，肖紫衿换了身衣裳，出来陪酒。正席上纪汉佛、白江鹑和石水一起站起，举杯敬酒。肖紫衿一杯酒一饮而尽，白江鹑笑道：“肖兄弟多年夙愿，终是得偿，恭喜恭喜。”石水却冷冷地道：“门主若在，三门主万万娶不到乔姑娘。”纪汉佛喝了一声，石水阴阴闭嘴，纪汉佛对肖紫衿道：“恭喜、恭喜。”肖紫衿不以为忤，突地长长吐出一口气：“我其实……很庆幸他已经死了。”饮下第二杯酒，他眼中隐有泪光，缓缓地道：“你们可以恨我。”纪汉佛用力拍了拍他的肩头，淡淡地道：“不会。”王忠、何璋和刘如京三人也自站起，

方多病心头砰砰直跳，他未曾想到今日竟会看到笛飞声，以他的武功地位，这等大事自论不上他插口，他却情不自禁地瞄了眼李莲花的坐席，不知李莲花可有化解局面的妙法？却见李莲花目不转睛地看着笛飞声，就似也被这传说中的魔头震住了，没有半点反应。这时只听门前地面一声“咯啦”轻响，却是笛飞声踏上了一块稍微翘起的青砖，众人为之一凛：他面对肖紫衿，踏前两步，竟然全身放松，尚未运劲，比之肖紫衿全神戒备，已是胜出一筹，若非对自己极有信心，绝不能如此。

纪汉佛和白江鹑都已将真力运遍全身，一旦发生变故，便当机立断，决计要保肖紫衿全身而退。笛飞声踏前第三步，简单地扬手挥掌，往前劈出。坐在方多病身边的方而优一直没有说话，此时突然一拍桌面，喝道：“白日销战骨！”方多病吓了一跳，才知这一掌掌力炽热刚猛，乃是笛飞声极其出名的一记杀手，若是被此掌所伤，必定高烧七日而死，自有此掌而来，未曾有人能自掌下逃生。宾客席中多有惊呼，肖紫衿双眉耸动，一掌拍出，竟对笛飞声那一记“白日销战骨”迎了上去。方多病心里佩服，大赞肖紫衿豪勇，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既无想象中土木崩裂，飞砂走石之相，也无血溅三尺，惨烈悲壮之幕，却是笛飞声“噫噫噫”连退三步。众人大奇，看这两人对了一掌，竟是肖紫衿胜了！纪汉佛和白江鹑甚是不解，肖紫衿自己也十分茫然，只见笛飞声“嘿”了一声，“这地下木盒，算是你的贺礼。”言罢转身，大步离开，

震天，人人都在关注肖乔的婚礼，竟没人留意到这间房内的动静。墙上的血迹横七竖八，苏小慵身上的伤口也很奇特，有些似是尖锐的器物深深刺入，有些似是被刀刃所伤，有数道伤口深达脏腑，若不是方多病借口去找苏小慵，又复及时寻到，等到喜筵结束，她早已死了。

关河梦面对苏小慵奄奄一息的躯体，剑眉紧蹙，双手微微颤抖，全神想要如何诊治。在他身后来到的白江鹑几人却是打量着墙上的血迹，脸色甚是诧异。

这间厢房足有两丈见方，墙上的血痕道道笔直，或横或竖，地上有一大滩已经变色的血迹，显是苏小慵所流，此外并无其他血点。每一面墙都有血痕，房内桌椅都已翻倒，连床上的枕头都已跌下地来，被褥委地，显是曾经打斗得非常激烈。关河梦验看苏小慵的伤势，越看越是心惊，她身上的刀伤刃口虽小，却是刀刀入肉，那些锐器刺入也是极深，若非这两样凶器似乎都有些短，差了毫厘未及心肺，她早已死了。最可怖的伤口在胸口和脸颊，胸口被连刺两下，两下都扎断了肋骨，侥幸断骨未曾刺入心肺；另一下是刺在脸颊上，那锐气刺透腮帮，从左脸插入了咽喉，伤势也十分严重。这下手之人十分残忍狠毒，杀人之心昭然若揭，却不知道是谁，竟在肖紫衿和乔婉婉的婚礼之中，残害如此一位年轻女子。苏小慵年纪轻轻，在江湖中尚未闯出名头，又有义兄关河梦为靠山，有谁要杀害这样一名娇稚纯真的小姑娘？

“今夜究竟来了哪些人，问肖大侠便知。”

此时苏小慵喝下许多清水，脸色稍微好了一点，李莲花和关河梦将她抱下小青峰，到武林客栈中疗伤。苏小慵伤势虽然沉重，侥幸凶器刃短，尚未伤及内腑，只是外伤极重，敷上了关河梦上好的金疮药，在他急救之下，她终是捡回了一条命来。只待她醒来，就知道是什么人将她伤成这般模样，关河梦心里虽然焦急，却比方才安定了些。

李莲花大半个晚上帮关河梦扇火熬药，收拾废弃的绷带针药，抹桌扫地，关河梦只看着昏迷不醒的苏小慵发怔，眼角眉梢全是憔悴之色，他对这位姑娘的心意，已是昭然若揭。

这一夜无眠，第二日早晨，康惠荷、梁宋、龙赋婕、杨垂虹等人从野霞小筑下来，不住议论昨日乔婉娩中毒之事，联想到苏小慵同时为人所伤，这事多半是同一伙人所为，要知道究竟是谁想要对乔婉娩和肖紫衿不利，只稍苏小慵醒来，说出与她搏斗之人是谁，就能清楚。

苏小慵却一直高热，昏迷不醒。关河梦日日为她煎药，日日皆是酉时煎煮，戌时服下，从不稍差半分，如此过了几日。

肖乔联姻之后的第四日。

【四】 夕阳无语

方多病在李莲花走后没过多久就借口溜了出来，李莲花那日尚在半山腰施舍水袋，方多病就已回了武林客栈，还因四处寻找不到关河梦、苏小慵、李莲花几人和掌柜的吵了一架。幸好关河梦三人适时回来，才免去掌柜的被方多病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一个叫做“脚力乔”的苦力的同党。

这日已是乔婉婉嫁与肖紫衿的第四日。听闻苏小慵重伤，乔婉婉和肖紫衿也来看过，不知为何，这对新婚的神仙伉俪脸色都有些苍白，并没有什么喜气，倒是行色匆匆，留下许多名贵药物，来了便去，好似都怀着十分沉重的心事。方多病心下希罕，但左邻关河梦因为义妹之伤而憔悴如死，心情愤懑；右舍李莲花这几日却说人不舒服整日躲在房中睡觉，他无聊得紧，只得在杨垂虹房中玩耍，他本要去找人赌钱，杨垂虹却说要联句，方多病憋了半天，硬生生说了句“好”。这几日他便哈欠连天地和两位文武全才的江湖俊彦联句，什么“一朵梅花开，开完又要开”，什么“暖玉温香抱满怀，销魂暗解轻罗衫”，什么“红颜未老恩先断，从此萧郎是路人”，如此这般的绝妙好辞层出不穷，直联得他头昏眼花，心里大叫救命，而那两人却诗兴大发，佳句连篇，仿佛这一辈子没有作过诗一般。联到第三日，好不容易捱到酉时，方多病供了拱手：“兄弟肚子饿了。”言罢溜出门去，不管身后人如何招呼，他是

万万不会再回来了。

肖乔联姻之后，如杨垂虹、梁宋这般的江湖少年尚有不少留在扁州，一则是因为此地仍有不少武林大豪未走，二则是因为笛飞声和角丽谯都现身此地，留此不走，说不定会看到些热闹。方多病却是因为老爷方而优先走了，他便在此多留两日，并且昨夜联句之后实在无聊，他竟跑去小乔酒店大大地醉了一场，日上三竿方才回来，回来之后，李莲花却还没有从他那客房里出来。

“死莲花，李小花，吃饭……”他敲了敲李莲花的房门，李莲花睡了一天，再不起来就要发霉了。“咿呀”一声，房门一敲就开，方多病一脚踩进李莲花的房间。“李小——”他突然怔住了，“李莲花？喂？李莲花？”

李莲花拥被坐在床上，一双眼睛黑而无神，茫然看着门口。方多病不是没见过李莲花两眼茫然的模样，但……不是这样。

不是这种空洞得像死人眼睛的眼神。

方多病一触及那目光，倒抽一口凉气，竟觉得全身都寒了起来，那分明是一个很熟悉的人，但怎会有这样的眼神——就像李莲花的身体里进去了一只吃人的恶鬼，那只鬼透过李莲花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喂？李莲花！”他顿了一顿，全身冷汗都出来了，李莲花却毫无反应，仍是眼睛眨也不眨，阴森森地盯着门口。方多病终是忍耐不住，大步走过去摇晃了他一下：“李莲花？”

“啊……”李莲花全身一震，终于转过目光看了他一眼，

是小桃红！而穿过被褥的长箭箭身比寻常箭长而尾羽更短，竟是风尘箭！方多病心头砰砰直跳，迟疑良久，走过去轻轻揭开那盖在床中人脸上的被褥——不出所料，被乱刀戳刺，而后被长箭贯穿胸口的人，是苏小慵，并非关河梦。

李莲花站在门口，文雅温和的眉目有瞬间泛起了一层愤怒之色，方多病狠狠一跺脚，低声道：“这……这是怎么回事？有谁要她死？她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李莲花按住额头，半倚在门框上，长长吸了口气，而后慢慢吐了出来：“是我的错，昨夜我居然没有听到半点声音。”方多病眉头一皱，方才李莲花那模样猛地兜上心来：“你这几天真在生病？”李莲花静了半晌，点了点头。方多病也长长呼出一口气：“那我明白，以你那样子，就算隔壁敲锣打鼓你也不会听到……怪不得你。”李莲花脸色苍白，苦笑一声。方多病道：“重要的是谁——是谁要杀苏小慵？谁和她有深仇大恨，竟忍心把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乱刀刺死？这凶手委实残忍狠毒，泯灭人性！”李莲花摇头，声音微微有些沙哑：“重要的是关河梦。”方多病一怔：“关河梦？”李莲花慢慢地道：“这里是关河梦的房间，苏小慵为何在他床上？苏小慵为人所杀，关河梦却在何处？”方多病悚然一惊，不错，这里是关河梦的房间，关河梦却在何处？

苏小慵面容痛苦地闭目躺在床上，衣着整齐，穿着鞋子，她没有睁眼，左颊的伤口让她整个容貌都扭曲了，浑身浴血，看起来十

分可怖。李莲花握住苏小慵身上那只风尘箭，用力一拔，那只箭本有倒勾，牢牢勾住床底，却是拔之不起，只得叹了口气。方多病忍不住道：“那是梁宋的……难道他……”李莲花苦笑：“如是他，他把自己成名兵器留下作甚？唯恐天下不知苏小慵是他所杀？何况梁宋侠名昭著，料想不会做这种事，又何况……”方多病问道：“又何况什么？”李莲花道：“又何况梁宋要杀苏小慵，一掌便震死了她，何必杀成这样？”方多病干笑：“那倒也是……这里还有小桃红，不对啊！”他蓦地想起：“这只匕首不是送给肖紫衿做新婚贺礼了么？怎么会在这里？”李莲花叹了口气：“只怕在小青峰上将她刺成重伤的凶器，就是这柄小桃红！”方多病毛骨悚然：“那……难道凶手是杨垂虹？”李莲花叹道：“杨垂虹要杀苏小慵，何尝不是一杀便死？他又有什么理由要杀苏小慵了？那小姑娘明明什么也不懂。”方多病瞪眼道：“你莫忘了她是关河梦的义妹，她虽然什么也不懂，未必有什么仇人，但是关河梦出道三年，行侠仗义，得罪的人不可谓不多，他既然喜欢他这义妹，有人要杀苏小慵有什么稀奇？”李莲花漫不经心地道：“那也有些道理……”抬起头四下张望，屋里其余事物都摆放得有条有理，并没有看出有人动过的痕迹，“若在小青峰上将苏小慵刺成重伤的人，也是将她杀死的人，那就是说……他从山上跟了下来，就在我们身边。既然他能用风尘箭和小桃红杀人，说不定就住在这家客栈之中……”方多病大皱其眉：“你要说这凶手武功不高，它却能拿